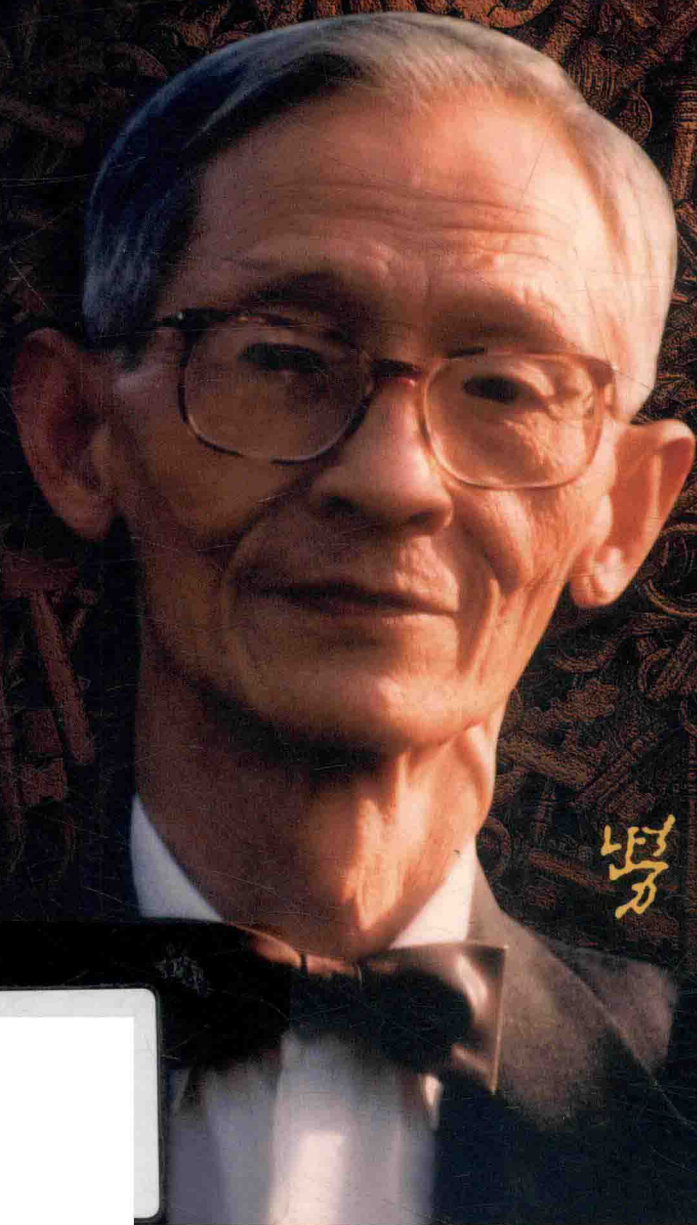


●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三)

思想方法五講 新編



勞思光 著

修訂版

◎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三)

思想方法五講 新編

—— 修訂版 ——

勞思光 著 劉國英 編



中文大學出版社

《思想方法五講新編》

勞思光 著 劉國英 編

© 香港中文大學 1998, 2000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法，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62-201-976-5

1998年第一版

2000年修訂版

2005年第二次印刷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件：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封面攝影：張燦輝

Five Lectures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inking (in Chinese)

By Lao Ssu-kuang, edited by Lau Kwok-yi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8,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976-5

First edition 1998

Revised edition 2000

Second printing 2005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總序

勞思光先生過去四十年來，執教於港台兩地，作育人才不計其數。期間，先生與香港中文大學的淵緣猶深。先生自一九六四年受聘於中大，至八五年底榮休為止這二十幾年間，首先任教於崇基學院當時的宗哲系。根據一些學長的憶述，早期的宗哲系本以宗教為主，而哲學組別當年的所有課務，幾乎全都要由先生獨力肩負。除此之外，先生當年對崇基的通識課程的改革，出謀獻策以外，還於具體的課程設計和教材編寫工作上，負出了不菲之心力。隨着大學制度上的蛻變，和新亞、崇基兩院哲學課程的合併，先生除進一步參與重組課程工作外，更曾出任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之職。八六年以後，先生於中大曾先後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和逸夫書院高級導師。先生之於中大，可謂鞠躬盡瘁。

先生治學，素稱嚴謹，其於學術上樹立的典範，亦早昭著於海內。然而，最令我們佩服的，是先生從來不把自己的學問與思想限囿於學院之中。先生心中的哲學是康德所謂的「世界哲學」。先生自己長於理論，但其真正的關懷卻絕不止於純粹理論的層面，而直指向傳統的觀念制度、現實的社會文化、乃至國族的歷史命運。先生反思之餘，運筆成書，與其說是為要譽於學術同儕，不若說是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坦蕩蕩的一份報國情懷。先生問學，一向講求「尊理」，亦不輟地以此責求於天下間的學子。是以先生的著述之中，除了許多理論性的重點著作之外，亦不乏把哲學向社會上普羅青年讀者推廣的作品。

先生半生著述，先後出版過的論著，難以勝數。其中部份論著雖已絕版多時，但坊間訪求者，仍日有之。台灣的時報出版公司於八十年代中曾把先生早年(至五七年止)的文稿輯成《思光少作集》七卷刊行，多年以來，已於各界廣為傳誦。是次出版的《思光學術論著新編》，計劃中共有十三卷。按年代而言，《新編》基本上收錄了先生五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留港期間的主要代表作品。《新編》所收各卷，除一二例外，基本上以先生從前刊行的專著為藍本。然而，這次重刊，除重新校訂舊有書稿外，如遇有題材相關，而以往尚未收錄於書的文稿，亦將審情收錄，以免遺珠。至於先生於中大任內完成的《中國哲學史》三卷，固可說是先生的代表性力作，但由於已供台灣三民書局再版重印，因此這次未有列於《新編》出版計劃之中。

《新編》的出版，首先要感謝的，是勞先生本人的首肯。其次，我們要感謝友聯出版社林悅恆先生慷慨回贈勞先生原於該社出版的書籍的版權。就物質條件而言，中文大學出版社上下的支持，當然是計劃得以順利完成的主要關鍵。此外，中大副校長金耀基教授對出版計劃提供的寶貴意見，亦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在此一併致謝。

中國人文學會編輯委員會
關子尹、張燦輝、劉國英
識於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九八年仲夏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編校凡例

(一)《新編》以重刊勞先生五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留港期間刊行成書的學術著作為主。於重編時，除校訂原本外，若遇有題材相關、卻未曾收列於書之文章，均審情採用，收作附錄。

(二)勞先生同期發表的其他論文中，不乏已有輯錄成書之條件而終未成事者，是次新編，將按題材匯編成冊。

(三)重編各書時，基本上按舊作重校；除訂正誤植及漏植之文字外，內文原則上不作改動。

(四)標點符號依現今通行的法則作適當之修訂。

(五)編者為求文義更清晰而偶爾加插的文句，均置於方括號〔〕中，以資識別。

(六)源自外文之哲學術語譯名，悉依勞譯；原文只有外文之術語，在可能情況下提供今日通行的翻譯。

(七)外國人名翻譯，如與今日通行中文譯名有別者，均依今譯修訂；原文中只有中文譯名者，則附上外文原名。

(八)原文中如出現古體字或異體字，於不影響原文文義之情況下，均改用今日通行的字體。

(九)為方便編排與閱讀內文出現之外語文字，新編各書一律橫排。

(十)一切註釋，皆統一為書頁下之腳註。

(十一)重編各書之章目，以及附錄文章之名稱，悉依初版；若有需要，則適當地加上小標題。

(十二) 新編各書，如外語學術名詞及外國人名出現頻繁，均於書末附上中外人名及學術辭彙對照表。

《思想方法五講新編》小序

(一九九八)

這本書原是「中國文化協會」出版的青年叢書之一。當時規定字數不超過五萬字，所以實在只是一本所謂「小冊」而已，不能算是學術論著。而且內容也要求淺明易解，因此所談的只是有關邏輯思考及科學方法的基本常識。依我自己的想法，這種小冊子本不須出「新編本」。不過現在中國人文學會諸君是用編全集的方式來重印我的舊作，我自然不能有甚麼反對意見。

我一向對自己的論著從未感到滿意。縱使是用過不少心力的論文或專書，一經發表後，我便覺得有許多不是之處；至於這類少年偶然之作，更不待說了。這樣，要我為這本小冊子寫序，反使我感到無話可說。然而，重看四十年來的論點，也有一點感想；那就是：我在這本小冊子中對科學知識的看法。

我下筆的時候，庫恩 (Thomas Kuhn) 的新理論尚未出現，但我已察覺科學知識的特性不當通過「真理」觀念來解釋。認為科學知識提供「真理」是較舊式的想法，與科學知識成立的程序並不密合。我在這本小冊子中，說科學的陳述重在有理由如此說。這裏所隱含的即是理論效力的觀念。現在庫恩的理論已經成為談「科學的哲學」的常識，但我當時卻只是透露我自己的觀點，頗引起朋輩疑議。如今回想起來，不禁莞爾失笑。

這或許並不算是重要的事，但對於了解我思考及持論的態度似

乎也有點作用，因此特別提出來，作為我在這個小序中唯一可說的話。

思 光

一九九八年七月

自序(一九七七)

這本《思想方法五講》，是一九五七年應左舜生先生之約而寫的。它原是青年叢書一類的小冊子，算不上是甚麼著作。不料過了二十年，一些青年朋友又會影印這本小冊子。現在我來寫幾句卷頭語，作為自序，不覺有許多感慨。

首先，我想說的是：我一向對自己所已發表的東西，總是不會很滿意。這本小冊子寫於二十年前，自然是所謂「少作」；而它的性質又只是一本通俗的思想讀物，更談不上有甚麼特殊的深度。今天我自己重新翻閱一遍，只覺得書中所談的都很簡單，對於方法論上真正的難題全未涉及。不過，作為一本通俗讀物來看，對於全未接觸過思想方法的青年們，它可能還不是完全無用。

書中談到「意義」問題的地方，我當時只提供一些初步常識。對於近十多年來我對「意義論」的了解與看法，這本小冊中可說全未提到。當然，我當時也亦未真有今日的了解；但即就當時的了解說，這本小冊子由於它是當作通俗讀物寫的，也並未包含我當時的許多想法。

關於談到傳統的邏輯知識一部份，在下筆時，我已經覺得太舊一點；但因為邀我寫書的人事前就告訴我以只談傳統邏輯為妥，所以，我就照他們的要求去寫。現在我自己再看，很明白地感到，這一部份對於哲學系的學生說，不能有甚麼幫助。但對未修邏輯的大一學生說，它或者可以引起形式思考的興趣，可以預防某些誤解。

由於寫這本小冊的時候，字數限定為五萬字左右，所以我談到

經驗科學方法時，字數所餘已經太少，只好儘量簡化。不過其中有些論點仍是不失為有相當意義的；青年讀者可以從那些地方着眼，繼續探索，自會接觸到較深的理論問題。

我有一個怪習慣，即是不願意改訂舊作；因為，我總覺得人生本在不斷發展演變中；每一階段的言論思想，都是生命史的一個面相，最好「各存其真」。至於自己學問體悟若有進展，則應當另有著作議論以作代表，不必將後有的成份加到先出的東西上。這點意思，我在《歷史之懲罰》刊印時已經在自序中提到過。現在對這本小冊子也是一樣；雖然自己不會滿意，仍然不去改它。

二十年似乎是很短的，但也足夠包含許多變化——有個人生命的變化，也有世界的變化。寫這本小冊子時，我自己還可算是一個青年，如今則已有中年況味。讀這本小冊的青年朋友，或許通過它還可以看到青年的我的影子。但願今日的青年，在思想上比青年的我更快成熟，就不再需要讀這種小冊子了。

思 光

一九七七年八月於中文大學

目 錄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總序	vii
《思光學術論著新編》編校凡例	ix
《思想方法五講新編》小序 (一九九八)	xi
自序 (一九七七)	xiii
第一講 思想方法的意義和重要性	1
(一) 思想方法的意義	1
(1) 「方法」的特性	1
(2) 「思想」的意義	2
(二) 思想方法的重要性	4
(1) 從學術研究方面看	5
(2) 在日常生活方面看	5
(3) 就提高思考判別的能力看	7
第二講 方法論的任務及其範圍 (上)	11
(一) 方法論的第一任務：確定語詞的意義	11
(1) 符號與意義的關聯	11
(2) 意義與意象的區別	13
(二) 方法論的第二任務：達成明確的命題	19
(1) 綜合命題與分析命題的區分	20
(2) 命題的真與普遍性問題	25
第三講 方法論的任務及其範圍 (下)	29
(一) 方法論的第三任務：達成推理的明確	29

	(1) 演繹的意義	29
	(2) 推理中的必然性和重言性	31
	(二) 方法論的範圍	32
	(1) 談方法論範圍問題的兩個原因	33
	(2) 方法論只能達成明確的思想	33
	(3) 方法論不是對事實的決定	34
	(4) 辯證法不是一種方法	35
	(5) 方法論只能涉及知識活動範圍	35
	(三) 總結	39
第四講	形式邏輯的基本知識	41
	(一) 引言	41
	(1) 有「非形式」的「邏輯」嗎？	41
	(2) 語詞的分化用法	42
	(3) 語詞的特提用法	42
	(4) 邏輯只涉及思考的形式	43
	(二) 概念	43
	(1) 概念的內包與外延	45
	(2) 概念的層級結構	48
	(3) 概念的定義	49
	(三) 命題	53
	(1) 命題：能「真」或「偽」的陳述句子	53
	(2) 命題的特性：繫詞、主詞與賓詞	54
	(3) 對當關係	56
	(4) 換質與換位	58
	(四) 推理	61
	(1) 間接推理和直接推理的分別	61
	(2) 三段論	61
第五講	經驗科學方法的基本知識	69
	(一) 為甚麼經驗科學需要方法？	69
	(二) 歸納法的一般性質	72
	(1) 假設的一般規定	73

(2) 歸納過程的四法	74
(三) 經驗科學的特殊方法	77
(1)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區分	77
(2) 自然科學的「控制實驗法」	78
(3) 社會科學的統計法和系統法	78
(4) 描述科學及其方法	79
附錄	
附錄一 論邏輯與知識論之關係	83
附錄二 辯證法批評	91
附錄三 邏輯家論靈魂問題的意義	105
編者跋	117
中外辭彙對照表	119

第一講

思想方法的意義和重要性

「思想方法」是個很熟的詞語。但是對它的解釋也有許多種說法。所以，我在正式談思想方法以前，先得解說一下，我們要講的「思想方法」是甚麼意思。

此外，還有一點也應該先談一下的，就是，思想方法有甚麼重要性。倘若不重要，則我們何必講它呢；既然我要講思想方法，當然我覺得它是重要的。那麼，重要性何在，就是必須說明的。

一、思想方法的意義

先說「思想方法」的確定意義。

這應該分三步講，第一步先就「方法」講，第二步再就「思想」講。這兩步講明白了，第三步合起來看，我們就可以決定「思想方法」的確定意義。

（一）「方法」的特性

首先我們要明白，所謂「方法」總是含有某一程度的普遍性的。譬如，我們說：「寫論文的方法」，我們一定是指可能用於一般的方法，不能只指某一論文說。這就表示這裏所說的「方法」含有一種普遍性。當然，這種普遍性的範圍可以有種種不同。譬如說：「寫政治論文的方法」的時候，那種「方法」的普遍性就只能及於「政治論文」的範圍，而不能及於一切「論文」的範圍。另一面看，如果說

「寫文的方法」，則「方法」的普遍性又比「論文」的範圍大，而及於整個「文」的範圍了。

「普遍性」或「一般性」是「方法」的特性之一。

其次，凡是一種「方法」，它必定不能離開一種「有目的性的活動」。因為一說「方法」，總是就着達成某一目的說。例如上面所舉的「寫論文的方法」一語中，「寫論文」就是一種有目的性的活動——目的是要寫好一篇論文。而且就「方法」的作用講，它一定是在你作這種活動的過程中用的。因此，我們說：「方法」的另一特性是「與目的性活動不能分離」。

然則，「方法」究竟是甚麼東西呢？以上說的兩個特性，只是對「方法」的解釋的一部份。現在我們再就「方法」看，我們才能把這個解釋弄完整。

所謂「方法」，本身是指活動者（例如人）在某種活動中，應該依循的一些條目。這就上面的例子看，也可以明白；譬如，寫論文的方法，就是某幾項事，在「人寫論文」這種活動過程中應該依循的。所以，總而言之，我們可以這樣界定「方法」的意義：

「方法是指作某種目的性活動者，在其活動過程中應依循的一些條目」。

（二）「思想」的意義

現在我們再說「思想」一詞的意義。

甚麼叫「思想」呢？我們都常常用「思想」這個字眼，可是不見得人人能說得出這個字眼的確定意義。而且我們倘若細心地想想，我們很容易發現，平時我們談話中用到「思想」一詞的時候，它可能有幾種很不相同的意義。

例如，有時候我們和別人爭論某一件事應該怎樣做，別人的主張非常奇怪，我們就說：「我真不能贊成你這種思想。」這裏所用的「思想」一詞意義與「主張」相似，說「不能贊成你這種『思想』」，事實上，就是說「不贊成你這種主張」。可是它與「主張」的詞義並不完全相等，因為說「思想」的時候，總兼指「判斷過程」等等，不過這裏側重在說「主張」而已。

在另一種情形下，例如，有一個人非常固執地堅持一種極無道理的主張，而在說明理由的時候，就東拉西扯，前言不對後語；我們和他辯駁半天，越說越亂，於是我們就批評他說：「這個人思想不清楚。」我們要注意，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主張是明顯確定的，並沒有甚麼「不清楚」；我們說他「思想不清楚」，不能是說他「主張不清楚」；我們只是說他的判斷和推理不嚴格、不明晰。因此，這裏所說的「思想」，就不是指「主張」，而是指「判斷與推理」的過程。

又如，做統制思想工作的人，每每說別人「思想不正確」，或者「思想還沒有搞通」；這時候，「思想」實在是指「信仰」講。「思想不正確」就是沒接受他們所要人接受的教條，而不是說在「判斷」或「推理」方面「不正確」；同樣，說「思想還沒有搞通」也是指信仰還沒有建立好，還不能順着那種信仰解釋一切，而不是說在「判斷」或「推理」方面不「通」。

此外，當我們批評某一個喜歡發議論，而又毫無見解的人的時候，我們會歎一口氣說：「他思想真貧乏。」這種用法又和上面不同；它指「內容」一面講：不是說他的推理或判斷不行，也不是說他缺乏某種信仰，而是說內容貧乏。

隨便一談，「思想」一詞就有這麼好幾種用法或意義。除此以外，當然還可以有許多種意義：例如在哲學上，有人把情緒也算入「思想」範圍；有人又只以邏輯的思考為「思想」等等，我們不必一一去談論了。我們現在是要定出一個意義來。

我想這樣說：**「思想是建立判斷(或命題)與推理的活動」。**

這應該有以下幾點解釋。

第一：「建立判斷」與「推理」都是知識方面的活動；因此我們這樣講「思想」，就不涉及情緒。

第二：「建立判斷」與「推理」是獲得知識的心靈活動的兩個階段。「判斷」在邏輯上即稱為「命題」；建立判斷也就是建立命題。推理則是由某一判斷或命題的真偽推定另一命題的真偽；這在後面再加解釋。

第三：本來獲得知識的活動，可以分三步，第一步是感覺，第